

神史

孙世祥 著
*A Person's
History*

下



孫文出版社



神史

A Person's
History

孙世祥 著

下



古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史 / 孙世祥著. — 北京: 语文出版社, 2011. 7

ISBN 978-7-80184-856-7

I. ①神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84211号

SHEN SHI

神 史

孙世祥 著

出 版 人 王旭明

策划编辑 李 勇

责任编辑 高全军

装帧设计 李建章

出版发行: 语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100010

网 址: <http://www.ywcb.com>

电 话: 发行部 (010) 65283384

传 真: (010) 85112461

印 刷: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73.5

字 数: 1020千字

版 次: 2011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138.00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。

下 部



天主说：“人类文明都是如此：不成熟则熟之，而熟则腐之。早熟早腐，晚熟晚腐。法喇人的思维就因成熟了，已不能使法喇村有什么大踏步的进步。”



六十五 惊弓之鸟 P002

六十六 采 风 P014

六十七 苦 脸 P027

六十八 诈 伤 P035

六十九 失当乘龙婿 P045

七十 单相思 P060

七十一 兄弟再遭袭 P069

七十二 错搬家 P085

七十三 发财梦落空 P094

七十四 旧 情 P108

车轮滚滚南驰，天主在车上做起无边的发财梦，有了几百万，先拿十万出来，接母亲弟妹回法喇村，安顿好他们的生活、学习，自己就去创建伟业！无牵无挂，至死方休！





目录



他已渐渐激动不起来了！所以万事皆如此，好光景就在那青年、少年时代，上升、创业时期。人生如此，家道如此。步入中途，灿烂渐失，光环渐灭，无处不悲歌，无时不尽哀！



- 七十五 持刀讨债 P124
- 七十六 赤 贫 P136
- 七十七 猪圈里的谣言 P141
- 七十八 恶校长潦倒 P154
- 七十九 选票与电灯 P163

这种生活要继续下去，还是该终止了呢？他已打不定主意了。一夜呆望天上的月亮，滑向西去。后来阴云盖来天空，才回去。

- 八十 人去楼空 P186
- 八十一 集体超龄 P194
- 八十二 推 诿 P205
- 八十三 省长录取弟弟 P215



第五章 不平

天主幼时总以死为可怕，现在已想通了，无所谓生，无所谓死，但是现在，死可以无所谓，名声则不能无所谓。连名声都没有，那就是真正的死了，就如孙小妹于他，是彻底的死！

八十四 抢儿媳 P228

八十五 出 狱 P241

八十六 被遗忘的小妹 P254

八十七 一块好墓地 P265

八十八 停 职 P277

八十九 调职三碰壁 P28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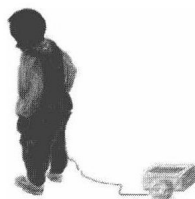
九十 副县长的车队 P289

九十一 人让人死 P301

九十二 接待省委副书记 P310

九十三 谋 生 P320

九十四 叹 命 P33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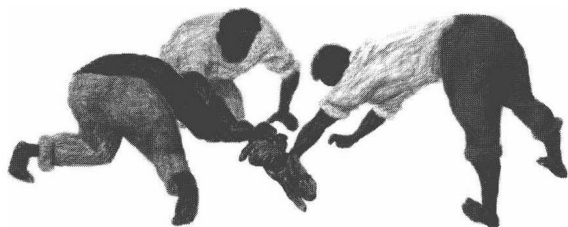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六章 不遇

这无数大山和长天组成的大境界，浑厚而壮美，野花艳丽，黑泥泛香。天主忽想，与其这么恨怒无常，不如死了来归入这里，倒还简洁多了。



目录



朝日照常升起，它仍从无边的黑暗之海撕裂了升腾。有关事业、雄心和梦想的故事，仍在广大的人类身上展现着。只不过已不在一个叫孙天主的人身上提起而已。



九十五 昆明当记者 P₃₃₈

九十六 考上公务员 P₃₅₀

九十七 归乡 P₃₆₈

九十八 雪中的丧礼 P₃₉₆

九十九 结局 P₄₁₆

附录一：关于孙世祥的提纲（余世存） P₄₁₉

附录二：《神史》评论辑录 P₄₂₄



六十五 惊弓之鸟

吴明洪为施加威骇，每天晚上，轮流在全社各家开会，由他讲话。一时超生的要怎么结扎，要怎么抄家，而他怎么保，全社人就可以无事。那一社人，都没个单位上的亲友，吓得人心惶惶。吴明洪种生产，叫张三：“你拉马来帮我驮粪。”张三规矩地牵了马来；叫李四：“拉你的马来帮我去拉柴。”李四又赶紧拉马来。为的是既有在昆明偷东西的人家，也有超生的等等，都怕他去告，一时有如奴仆一般。吴明洪只管跷起腿叫人，自己的活路，一点力不出，说：“我有这几百大儿子，也过得日子了。”

凡是交各样费用，他都要交成整数。比如三十三元，他就要交三十五元；四十元，就要交成五十元。收了钱，说：“过后补给你们。”一句话说过去，钱就吃掉了。如此肥料交钱、救济粮交钱等等不止。得他给救济粮的人家，打到粮食后，先就要背个几成，贡到他家里。

这一次是据说大城市里向贫困地区捐赠衣物过冬。到法喇村，已是夏天了。据说好的衣服裤子，到县上就被县上的干部择掉了。到乡上，又被那一伙人洗劫一番。分到法喇村，孙江才、安国林、罗昌兵等人，先行如抢宝一般，捞了个心花怒放，然后分到社。黑梁子的，被孙平文家洗劫掉两大背箩，余者每家一件，或衣服，或裤子。而横梁子的，据说被吴明洪截留了十之六七，家里的背箩都满了。然后仅剩二十多件衣服，三十来条裤子，就来



抓阄。抓到的，得一件衣服，抓不到的，空手而归。

横梁子人怨声载道，但谁敢说？只能道路以目。别社的人都说：“横梁子的人再过三年，骨油都要被吴明洪榨干了。”

法喇村育长防林不成，倒要几个看林的人。林业站来择人，专择恶人，说才镇压得住。吴明洪就看了横梁子、光头坡几片山。凡有人从那山坡上走过，进了“林”的，被吴明洪九岁、七岁的小孩抓住，无论四五岁，还是六七十岁的，罚款五元！有牛、马误入其中的，罚款十元！这下遭劫者，就非横梁子一社了。整个法喇村的人，都成了吴明洪的敛财对象。吴明洪一时财源滚滚。

吴明洪为害如此，吴耀勇为害更烈。凡是牛马进入围原的，赶来关了，拼命地拿圈门砍。有的马眼被砍瞎，有的牛尾被砍断，罚款是一百元。这孙平富的围原没有水，凡放孙平富围原的羊，羊主都要把羊赶过吴耀勇那边去喂水。这晚吴明义、吴耀勇就上孙江亮家的门，要水钱。孙江亮慌了，忙来找孙江才。孙江才哪敢出面？孙江亮父子提酒煮肉，招待吴明义父子吃了。吴耀勇说：“你家管不好那围原，归我管了！”就把孙江亮家管的围原，吞并去了。

一换届，安正书也退休回家。吴家大喜，说：“罗昌才、安正书下台了！该叫法喇换新天了。”吴明荣跃跃欲试，连哄带逼，要孙江才介绍他入党。吴明洪也来捧孙江才，也要入党。这孙江才、罗昌才、安国林等失了靠山，观赵国平、吴耀庆在乡上势力方盛，早已虚了。又据说三家都超生了，收在亲戚家里。赵国平等指示吴明洪、吴耀周等：“务必找出他们藏匿的超生儿子来！一举叫他们下台！”这三个人每日聚在一处，商量共斗吴家之策。一时法喇人说：“村公所不起作用了！要被吴家占掉！”孙江才大为失计，不断允敌所请，把吴明荣、吴明洪都报为预备党员。乡党委书记宋德高，原是靠硬功夫上来的。而乡长张恩舟是县委组织部副部长、人事局长肖本敏小学时的老师，又带了吴耀庆一伙，把乡上大小事务把持干净。宋是一把手，说话倒不如吴耀庆这些虾兵起作用。因此乡上又形成宋德高的几十人的联合战线，共斗张恩舟一

伙。预备期满，孙江才忙去向宋德高说了，吴明荣、吴明洪二人都未转成正式党员。

孙江才忙来向孙江华问身后之计。孙江华也想不出办法了，只好献个既无奈又无赖之计说：“什么计不计！能干一天干一天！不能干就算了！时候不到，你当然干着！时候到了，你想干也不给你干了，你有什么法？”孙江才于是到处找人算命，或说他还要升一级，或说他要升两级的。于是大喜，又回来吹：“算命先生说了，我到四十岁，还爬得到局长呢！”孙江华等人就嘲讽：“我们家能出局长，就好了嘛！那时我们也沾沾光，得坐坐你的小车！”孙江才高兴，说：“小车开来，先尽我们江字辈的哥哥嫂子坐到米粮坝去观光一趟！再拉孙平玉他们这一辈！最后拉富贵他们这一辈！全族人都去米粮坝看一趟！”

但一回到现实之中，又着了慌，决定辞职不干，搬西双版纳去种地了！又来问孙江华：“大哥！这支书我不干了！我想搬去西双版纳，凭我又当过兵，又干了这些年支书积累的经验，到那里承包几百亩土地来当个工头，一点不成问题！放开手干几百万，才扬眉吐气！”孙江华说：“好的嘛！做人上人倒不好！要去做人下人才好！对对对！你孙江才有毯本事！吃屎还要被狗撞倒掉！在这里当一把手，占山为王还是这个屁样子！你还当得来包工头？天下比你能的，一巴掌要拖几十人出来！你算老几？”孙江才听了，又不是路，说：“干脆辞职，去昆明打工！我相信秦国安那点本事我还有！”孙江华说：“对！你今天晚上就可以辞职！明天就去！后天就拖十万元票子回来了！昆明遍地是钱！一扫把要扫几十万起来”！

吴明洪等探孙江才等超生的儿子，总探不出来，只好另生计：原来孙江才、安国林等一个手印，说法喇没有超生户，没有非法结婚的，就扬言要去县计生委告状，把法喇几百超生小孩全供出来。一时全村大哗。有不要命的，扬言一旦被结扎、罚款，先取吴明洪、吴耀勇等的人头！有的扬言要买支枪来，把吴家全族一举射光！吴明义家的瓦房，一夜挨了几百个石头。吴明洪这晚上在横梁子开会，回家途中被后面砸来一个碗大的石头，砸在背上，回家直吐血。从此天一黑再不敢出门，横梁子社的人，也才免却开



会之苦了！陈福英听说，才叹：“也亏哪个的大石头，才救了救陈家！不然陈家是可怜之至了。”

人民战争一发动起来，吴家立刻萎了下去。吴明献等只骂吴明洪：“你这死猪脑壳！竟敢与全村人为敌！你试到了嘛！人怕伤心，树怕剥皮！狗急了跳墙时，我看你怎么咬！耗子被打急了，还要来扑人！”又骂吴明义：“吴耀勇是你该制止着点！遍村都是仇人了！你爷几个十几只眼睛，防得了全村几千只眼睛？一人不要命，十人都难挡！”吴耀庆、赵国平等，见触怒了全村人，也才吸取教训，骂吴明洪、吴耀勇等：“蠢到极点了！要告也阴着去告！谁知是谁告的？这下张扬开来，惹火烧身！倒救了孙江才等人！哪一天法喇超生这一摊抖出来，即使不是你们告的，全村人也要说你们告的！这一族人就死无葬身之地了！”

从此这个话题，无人敢再提，连赵国平、吴耀庆也极力设法隐瞒，全村人一闹，倒救了孙江才等。但这三人，已被吴家那张扬，吓破了胆了，都急忙往乡上送东西，拉关系，要调到别个村去任职，巴不得逃离这是非之地。但乡上被吴耀庆等控制着，哪容三人走？死死把三人困住，只望有事闹出岔子来，把三人全踢垮下来。罗昌兵更是只管做生意，安国林只管买马倒树。孙江才则一味闹辞职，以为法喇情况复杂，别的人都望风而降，闻名而惧，这些年全亏他手段高，才得个安安静静！要维持法喇村稳定，就不能没有他！没了他，法喇村就要反天的。免得闹辞职，都以为他想干这支书！一闹，乡上无法，只好安慰他。岂不主动权就在自己手里了？此计一来向孙江华讲了，孙江华只说一个“好！”等他刚去，孙江华就说：“喔唷！孙江才脑筋不够用了！再当两年的支书，要被吴家逼疯了！”

这天晚上，光头坡社的人刚打劫了过往的三辆货车，把东西分好，各自回去睡觉。四辆警车、四辆吉普车开到横梁子，近百名警察下了车，就朝光头坡扑去。这里偏偏有人哨见了，一传十、十传百，法喇村里慌动起来，都说来捉超生的了。只见全村逃的逃，躲的躲，一齐往山上遁。孙平玉等听到到处乱动，才爬起来看。说：“唷！平时看不出来



一传十、十传百，
法喇村里慌动起来，
都说来捉超生的了。
只见全村逃的逃，躲的躲，
一齐往山上遁。



有多少人家超生，现在好看了！比电影里还热闹！”

这里翻了天，大人在逃，小孩在哭。而光头坡，一片寂静。等天刚明，全村已被包围。机枪架在四面山上，警犬都围成了阵势。警察扑进村，不到一个小时，名单上的人，尽数落网。五十多人被押上车，带往米粮坝。

孙正英哭哭啼啼，跑到孙江华家来，说除光头坡外，还要来抓其余各社参加劫车的。孙江华、牛兴莲大急，忙叫孙国要跑昆明。家里到处凑，刚够车费钱。孙国要拦了班车朝昆明溜了。

这天晚上孙平玉听见一群人的脚步声，以为有人来偷树，急忙爬起来。却见一二十人，一声不吭地摸夜路上来。就问：“是哪些？”诸人不出声。孙平玉再问，仍无反应，一直去了。孙平玉就说：“再不吭声我要丢石头打了！”吴明剑才说：“莫闹，是我们。”孙平玉见是吴明剑他们，说：“黑洞洞的，去干什么？”众人又不答应，一直去了。孙平玉大疑，盯梢了去看。见诸人进了吴明朝家，他再跟去，这边站着吴明钦等二人，拦住孙平玉不准过去。孙平玉只好回来。

过了几天，才听说外面有人来传道，说学耶稣，念祷告。饭前要祷告，睡前要祷告。陈福英说：“这也麻烦了！天天念，念得起多少？”

后来就全村人都知吴明剑为首，念起来的人家，已有几十家了！每晚聚在一家念，安排人站岗放哨。有人来传授，但都是暗中来暗中去。说念了祷告的人，七月半时就上天堂了！所以这些念的人家，生产也不种，喂了个猪，也拉来杀了！说不早点吃掉的话，上天堂以后到处是米，遍地是肉，天天吃山珍海味，穿绫罗绸缎！这样岂不可惜了？又说念的人，不分老幼，全是兄弟姊妹。孙江才听了，想：可能我去跟着念，就没人欺我了，去问吴明剑，吴明剑说：“你要参加可以，先要把家里的‘天地君亲师位’撕掉！因为我们只信仰上帝，不信仰什么‘天地君亲师’。就像我家，没什么‘吴氏堂上，历代宗亲’，你家也不能有‘孙氏堂上，历代宗亲’。”孙江才说：“你家的撕了没有？”吴明剑说：“凡念的，家家都把‘天地’撕了在火塘里烧了。”孙江才看看，果然如此，回家就要撕了烧。他妻子不许撕，说：“天地祖宗，随便就撕得烧得的？你去问问孙江华大哥。他说可以撕，我就



不拦你。”孙江才就来问，孙江华听了，说：“好！无天无地无君无亲也无师！这是禽兽才能干出来的！哪里是孔夫子的教诲？你只管撕！你还应去问问吴明剑，你该姓啥才对！”孙江才挨了一顿骂，回去两难，只好暂且不撕，看看再说。

冷树芳也慌起来，说：“人家六月初一就得上天了！一块云飘来，就把人托上天去了。我倒是要带陈志琴、陈志成去学去了！学慢了的人，就不得上天了！”陈福宽不在家，陈明贺听见，走来骂道：“哪里有你这种憨母猪？不要祖先，你从哪里来的？老幼不分辈分不论，这是啥子骡子养的？你敢回去喊你后家老爹是哥哥？喊你老妈是姐姐？如果他们都答应你，老子也就允许你去学，不阻拦你上天了！不然要学，要上，你一个人滚去上！不要把老子这些孙男孙女带坏了！”冷树芳才不提去了。但仍念念不舍，来对陈福英说：“姐姐！人家说好得很呀！上了天，要吃的有吃的，要穿的有穿的，要什么有什么。”

在这一片嚣嚷声中，孙家却都没一个去跟着念的。男的孙江华、孙江成、孙平玉大不相信。这日孙江荣又说：“人家说上了天，就什么都有了。”孙江成说：“有些什么？”孙江荣说：“有大瓦房，有猪，有羊。”孙江成说：“大瓦房你现在就有了，还要等上天的才好？孙江荣呀孙江荣，你怎么也跟着那些穷门小户的人一样了？那些人有什么衣食？你也瞎凑热闹去了！天经地义，就是说天是经，地是义。古往今来，再没有能大过两个字的。再下来君、亲、师，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！这些念祈祷的，像崔家、吴家这些，一无知识，二无文化，三缺吃穿，哪样如得人？不是越穷越见鬼，越蠢越背时么？”孙江华说：“我们孙家要是谁去闹，就把他开除族籍，他要姓猪姓羊，等他去姓！不许他姓孙！”

女人中，陈福英和魏太芬又是极有见地的两个人。蒋银秀等一谈上天的好处，二人就反驳：“古今以来，谁上了天了？上天同样要吃饭。个个都上天，哪里来那么多吃的？个个都坐着享福，都等别人来服侍，那饭来张口，哪来的？也要人递来嘛！”二人又商量说：“古

来只听说讲祖先，讲孝道，从没听说不论辈分，全是兄弟姊妹，那还成什么话？”

转眼就到五月间，那些念祷告的，说六月初一就上天了，激动得不得了，说：“把崔局长、孙富贵这些人的本事都看淡了！这些人不祈祷，同样上不了天。”姜庆坤家，把猪杀吃，把牛卖了买米吃，连房上的茅草，都拆在火塘里来烧了，只等着上天。姜庆成气了，从荞麦山赶回来，骂道：“你是自找死路了！要死来我拿安眠药给你死！”姜庆坤说：“大哥，你也莫高兴了！虽说你在卫生所当医生，一个月几百，不算什么！凡是在人世间，就不幸福！等我们上天了，你们干工作的这一百多，哪个如得我们？”姜庆成气了不管。到六月初一，姜庆成来问：“你怎么还在这里，难道在天上站不稳，掉下来了？”一顿的嘲讽，姜庆坤才明白过来，不再念祷告了。

六月初一上不了天，对这些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吴明剑、吴明钦又说：“上帝六月初一这天，太忙了，派云彩到全世界到处接人，就没派到法喇来。要等八月初一，一定上天了！”

此时正是青黄之时，有多少人家早不见炊烟了，就等六月初一上天空。没办法，又挨嘲笑。四邻从前还左三斤^①借两斗给这些人度日，今见不务正业，不借也不贷。一时这些人到处去找粮，狼狈万状。

孙平玉、陈福英等孙天主回家，就拿这事问孙天主。孙天主说：“这些人不过是工具！背后有不可告人的阴谋。至于宗教，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。但中国多数人不信教，与其他国家大不相同。如此足见中国人的智慧，在世界人类中是第一流的。”

不久就听说吴明剑秘密地去哪里开会去了。说地点远得很，要到西昌再坐一天的火车。由于那些人封锁消息，其余人根本不知到哪里开会。吴明剑回来，说：“等政权落到我们手里，天下就变了！我也就当米粮坝的县长了！”过了几天，派出所的来找到吴明剑、吴明钦。二人跟去派出所，第二天回来，祷告活动就停止了。

^① 左三斤：双方调换财物。